

乾隆汾州府志

汾州府志卷之三十

藝文四

孝義縣重開潤民渠記

明武德新

孝義縣之西南隅有河名曰孝子源出縣西百里之薛
頤山有渠曰潤民通孝子河引水溉田其來已久歷元
辛卯民以避兵爲急不暇於農至我明洪武三年命亞
尹成公器之來治是邑下車之始惟以招集流亡勸課
農桑爲守土安民之要攢合戶籍均平地畷示寬征薄
歛之由柰殘毀之餘民猶有未獲來蘇者繼至去秋及
今春不雨乃呼里民喻之曰方當東作雨澤愆期歲功

一失饑饉臻矣茲有潤民渠廢未久若輩當汲汲起壩導水庶可利農事而禦荒早矣衆皆鼓舞從命卽糾合鄉村之被利者得工八十有五始自二月之辛未卜於高崖底壅築隄堰疏通水道成於三月之丙申由縣南廂達於縣之東北隅次則文瑞中義等鄉首末輪流循環不已俾墮堦之地變爲膏腴烏鹵之田轉爲肥澤二麥蕃然而秀五穀奉然而茂籬落園圃間一望如雲耕者悅耘者喜荒者闢閑者作回凶儉之萌爲饒給之兆是以田夫野老馬走牛童皆知水之利無窮公之德實溥矣衆乞予爲文以紀諸石欲使後之人被其澤而思

慕不忘也併錄工程人姓氏於碑陰以共傳不泯

孝義縣重修廣濟渠記

明王宏

高唐之山有孝子河源出孝義縣西北山駢於白壁之左右旁分二水合流一派開渠東注環流城郭朝廷賜額曰廣濟渠潤物惠民誠有利於百世也邇年以來世與事殊物因時變或秋水泛流洪波橫逆久而淤澱俾高者傾平者漫且荒且涸耕獲之地咸爲榛莽值兵革煩興民物凋敝不復知有廣濟渠矣洪武庚戌春三月天久炎旱瘡痍之民弗克更生新授判簿成公器之濠梁人也才兼通敏素以民事爲心訪於耆宿成執中於

沙州府志 卷三十一
二
是驗地之形勢。水之故道。率衆興工。雲集而至。不旬月而渠復成。知物之情。與民之利。亦由漳水灌鄴。涇水注渭。克紹前賢之嘉績者。傳之百世。庶幾其不朽乎。

孝義縣濬濠築隄記

明人失名

邑之西北。蜿蜒屈曲。高下皆山。一值春霖夏潦。萬山之派。悉東注焉。城中之水。無所洩。城外之水。無所蓄。兩相距而衝決。激盪。匯爲巨浸。歲歲爲城垣民舍患。蓋城之濠淺且狹。又經填淤。向曾有護濠隄岸兩重。亦漸就摧圯。故水之患。較前益劇。予蒞事之明年。因其故跡。募丁夫數百名。具畚鍤。興鼙鼓。親身督役。俾濠之淺者浚之。

深狹者闢之廣隄之庫而薄者增高益厚樹柳數千株使牢固其根址保使無嚙蝕焉庶西來諸山之水不至內偏於城城中積潦悉注於濠居民安堵城郭晏然然後予心始慊尤冀後來者踵行而修濬之以俾勿壞則一邑生民之幸也是爲記

石州重修上鳳山希夷廟記

明許孟和

石州三陽山在州北二里而近廼宋希夷先生蟬蛻之所也山有土穴二世傳希夷嘗居於此按史希夷姓陳氏名搏字圖南自號扶搖子五季末宋初亳州人方四歲戲渦水側遇青衣姬抱置懷中乳之聰慧日益性好

睡明易數之學有圖天下之志嘗曰大丈夫不爲一世之主必爲百世之仙因過宋值太祖於酒肆中謔曰此方面大耳者異日必貴作歸隱詩曰十年踪跡走紅塵回首青山入夢頻紫陌縱榮爭及睡朱門雖富不如貧愁聞劍戟扶危主悶見笙歌聒醉人收拾舊書歸舊隱野花啼鳥一般春入武當山辟穀練氣廿餘年徙居華山雲臺觀周世宗召至禁中以其好睡令淨掃一室以居之閉戶月餘不出人或以爲死及啟戶視之其鼾息如雷賜號曰白雲先生久之乘白驢入汴至洛陽聞太祖登極大笑墮驢曰天下自是定矣宋太宗雍熙元年

十月召至以野服見戴華陽巾草屨黑條不類凡俗因問歷數則答曰且睡且睡直待五更三點至時問之則曰已言之矣問建都則曰一汴二杭三閩四廣尋請還華山詩曰華山高處是吾宮出卽凌虛跨曉風臺殿不將金鎖閉來時自有白雲封賜號希夷先生曰與蜀之季真八百游八百自稱神仙年八百歲曰吾動則日八百里故楊誠齋譏之有步行猶是地行仙之句再召則辭曰九重仙詔休教丹鳳啣來一片野心已被白雲留住終不起其相法尤精弟子种放初徃見之作樵夫拜於庭下希夷挽之而上曰君豈樵者邪二十年後當爲

顯官放曰某爲道義而來官祿非所願也希夷笑曰君骨相當爾太宗太平興國六年上聞召見放以母老辭賜予甚厚詔曰使天下知朕厚逸民旌孝子而相勸爲善也乃命長吏旌其事真宗朝張齊賢言放隱居求志孝友之行可礪薄俗召爲左司諫表求歸山因改右諫議大夫授給事中作七言詩二章餞於龍圖閣隨手引登如明皇之優李白焉隱居終南之豺林谷東明峯結草廬以講習爲務後進從之甚衆傳易道於穆伯長伯長傳李挺之挺之傳邵雍雍傳其子伯溫至其孫溥始不得其傳焉張忠定公詠少時謁見欲分華山一半同

隱希夷曰公有官爵未可議此天子望君如失火家待君救豈可不赴也以筆墨蜀箋遺之公後帥蜀作詩贈之曰性愚不肯住山林剛要清流擬致君今日星馳劍南檄回頭慚愧華山雲故兩鎮杭益皆有善政錢宣靖公若水十歲能屬文希夷一見以爲有仙風道骨請麻衣道者共相之擁爐以火箸書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中勇退人也真宗朝任樞副年四十致仕皆如其言端拱初先生命弟子張超鑿石爲室化形蓮花峯下此見諸史傳者也洪武戊午秋僕典教玉亭其故老則傳希夷居室之草場街嘗掃禿帚乞食於市面垢不洗洗輒

雨人以爲雨讖。後居三陽之嶺。有女奴日饋飯食。忽陝
右人過。見而拜之。作詩曰。古洞巖前碧水流。白雲繚繞
鳳山頭。幾年不見先生面。今見先生在石州。遂蟬蛻於
穴。鄉人瘞其骨於山右二百步。元季有州官達魯花赤
濁龍者。聞其異。發視之。見其骸。仍跌坐於座。令人舁出
整之。旣而首忽墮地而解。髑髏大如斗而色赤。土人以
紙裹香於傍。經宿盡赤。將帥荆子倫亦欲往視。土人辭
以不知而瘞之。華山道士累欲盜其骨以還陝。至吉陽
而不能進。復送瘞於茲。此間諸土人之說也。豈希夷羽
化之後。而復神遊於石乎。嗚呼。僕聞道家者流。欲其精

神專一。動合無形。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能究萬物之情。而不爲萬物先後。此神仙之要道也。又豈若吾儒之踐履篤實。而可以傳名於萬古哉。然世之人。每喜聞而樂道者。得非以其若曾點之狂。而其名尤彰於宋乎。且希夷一隱士也。或以爲居於亳。或以爲居於石。至於九江陳氏家。世業儒。往往亦冒其名。以眩流俗。豈吾儒之事業。果不如仙道之可傳於久哉。是可傷也已。是可嘆也已。山有舊廟。元季燬於兵。國朝洪武甲子。天真觀道人王混然。與道者張仲謙。重建祠以祀之。因礱石走其徒王敏道。請記。僕因撫宋史之文。著於前。復紀其土

汾州府志 卷三十一
人之說著於後。俾刊諸石。以俟後之博雅君子。操大手筆者。有所采擇。亦以祛後人之惑云。

贈文林郎雲南道監察御史霍公墓誌銘 明余學夔

公諱大方。字仲矩。姓霍氏。汾州孝義人世。爲邑著姓。曾大父霍道。大父霍良。父霍彥祥。潛德於儒。弗輝於時。母周氏。公生元至正丁未九月二十七日。自幼端重。不事羣嬉。元季四方弗靖。退伏閭里。肥遯之樂。貲具豐富。貧者資之。弱者仰立焉。質直不回。擇交不論貴勢。惟德是洽。苟有富且貴而德義罔聞。雖衆車徒弗顧也。故閭井之弗平者。徃徃求直。且平居事父母孝。膳服之奉。必身

親之不以委人。執親之喪。泣血弗見齒。附於棺者。必誠必信。造次循理。弗苟焉。尤篤於訓子。嘗謂莘曰。吾少經離亂。弗克紹先業。汝生長昇平。其勿墜吾教。以庠序爲禮義相先之地。俾遊鄉校者。教之經術。行義。莘承其意。永樂丙戌。以明經登進士第。奉詔歸榮。故鄉公戒之曰。朝廷作興士類。一至於此。汝尙克慎。乃身以無負茲寵命。庶不忝所生。而有光吾門也。莘受教惟謹。果爲名御史。簡慎凝重。得憲臣體。有告公者。公大喜曰。吾亦可以瞑目矣。永樂辛卯十二月十七日。以疾卒於家。享年六十有五。葬於本縣張家莊之原。洪熙改元。舉褒功之典。

凡廷臣勞勩彰著列於誥勅榮及其親子莘雲南道監察御史勅命贈官如其子配崔氏贈孺人子二人長曰功遠次卽莘娶任氏寵如其姑孫男元愷憲振吉祥慶雲嗚呼公之行義有不可掩如此是宜銘之曰霍本姬姓河東其里博陸衍施世濟其美中陽著姓德義同豐流分源一爵祿以崇公能教子克明聖志久隱而顯歆羨於世是曰子能實公大明載世有碑閭里之榮汾河源遠奚止千里我銘墓碑厥聲無已

盧氏縣令于君墓表

明劉定之

予往歲奉命祀嵩嶽登高臨遠見環嵩千百里間歷指

以問人。有言永寧盧氏兩邑富庶。其民自得於熙治之
辰。積有年矣。予心善之。今行人劉秋以其同官于坦來
謁。爲坦之父。縣令君請表墓。追憶歲月。則予至嵩正君
爲此兩邑。績成之後也。君名淵。字德深。石州白霜里。伯
達建中仕賢。其曾祖祖父也。俱隱處不仕。有善行。君少
入州庠。習詩經。貢至國監。益勵所業。師友稱之。歷政事
滿得仕。初承永寧。巡撫河南都御史與藩憲交章薦擢
爲令。繼改令盧氏。其在永寧。民男女嫁娶不及期者。促
之成禮。勿以資賄相責望。從而畢婚者三百餘室。白渠
三宣利。新興萬箱漑田千頃。湮塞旣久。失其故利率。衆

鑿治之。朕壤彌望。歲有常收。巖洞產銀。採者爭鬪死傷。奏置崇陽巡檢司。前患乃弭。邑遣民協濟孟津渡。以其遠。言於朝。得免役者十七家。所修社稷山川邑厲壇城。隍嶽洛大禹光武文彥博廟。皆勝舊規。於大成殿學宮。致力尤多。像設禮器。巍煥堅備。增拓翰林學士薛友諒所建洛西書院。以居來學。絃誦翕然。奉詔完其邑郭鼎新。聚木石。從堞濬池。可爲經遠計。其在盧氏不克久。然聲已著於鄰封。民歸嚮之。賦集訟理。不異永寧也。於時君年餘六十。母張孺人年踰八望九矣。君乃告歸。奉親教子之暇。優游山水間。歸之明年甲戌。見子坦登進士。

列於朝行。又若干年而母壽終。近百齡。葬祭有儀。光於
聽聞。未幾君卒。卒年七十有一矣。元配慕繼車及高三
氏子男四。泰振茂坦。女二。適李振王琦。皆庠生。孫男十
一。璽國監生。瑄瓚玗瑤璵璇琬璿。孫女八。適庠生安
貞王甫韓璉。餘未聘。曾孫男三。天順癸未十月十四君
卒之日。州西孟家領之陽。其葬處也。惟君宦績存於所
蒞之處。有實可表。而祿集於家者。蔭本延枝。豈非天以
報君而然邪。未有無足報而天爽施之者也。由是觀之。
君信善令矣。表其兆域。非特示子孫。使克念前聞。抑俟
顯揚於未已。彌彰宜民澤物之有後祉也。

梁節婦墓誌銘

明張錦撰

節婦元肅政廉訪使梁天翔曾孫旭之長女溫良恭敬慎而寡言出自天性且勤於女事父母最鍾愛之年十八擇嫁於榮祿大夫光甫元孫辯克執婦道無違親戚咸愛重之年三十辯卒寡居是時子公茂方五歲公興方三歲顧方八閱月欲從死柰舅姑在堂遺孤在懷無所依托遂躬紡績織紉夜以經旦以給衣食居數年教公茂公興力農業支持門戶家道漸豐遣頤入鄉學攻儒業中成化乙酉鄉舉名動京師孫五人曰瓚曰瑚曰璣曰璋曰珙秀發異常咸節婦之教育也成化二年間

賜進士出身平遙縣知縣田掄奏請於朝以旌表之詔
未下而卒年幾七十舊墳在縣治西南地名梁趙原周
圍百畝林木森鬱中有石人石虎石羊石望柱石過門
碑銘剝落世傳元兵馬大元帥六世祖彥哲之所卜也
合葬節婦於墳之艮位送者及千人鄉邦慕之願抱終
天之恨乞銘於予以示永久予以同年之好義不可辭
遂爲之銘

孝義縣補修舊治歲月記

明張日升

宏治改元年冬十一月余來知是邑也以教化安養爲
心農桑學校爲務均平賦役殄除盜賊凡利可興弊可

革者卽與興革之強當鋤弱當扶者卽與扶鋤之催科以時簿書無壅詞訟少簡而事多就績遂及夫敝壞者乘時以次而修葺之蓋以公署者政事之所也正廳建自元大德間迄今百九十餘年敝陋弗堪兼且促淺故於宏治二年季秋因舊架而增深二丈砌以磚石圍以木欄仍於堂後立庖廚五間西北隅立工匠局三間分糧倉二間西南隅馬神祠一間牧馬廄一十間徙獄門於儀門之內其功雖鉅不越月而落成學校風化之地也堂齋創自洪武初年今百二十餘歲傾圯弗支况又卑陋遂於是歲孟冬撤去故構而創立五門壘以堅石

覆以甬瓦。四年季秋，東齋樹三楹，西齋亦如之。前立門房，左右二角門，其費雖多，不滿期而畢舉。宏治三年秋成之後，補築城牆堞口，高九尺，覆以甬瓦，四門各建門三間，以壯保障之固。宏治四年農隙之時，重修布按二司二門，各一間。後堂拖尾四架，塗以粉飾，兩廂各三間，以安上官之寢。六年，改立帝君祠三間，開學門東南向。號房射圃，東西對峙。七年，復建學後堂五間，開三門，俸廩倉左右輔翼。又建澄清坊一座，公館後寢三間，西南二南壇，齋宿房三間，東西吏舍各三間。八年秋，以鐘鼓啟晨昏，卽號令政事之一端也。前人懸之於槐衖間，亦

因循數年未暇飾之以架士夫見者莫不匿笑欲創建
柰力弗逮一旦故老咸曰縣東南隅舊有鐘鼓樓前龔
二尹立於真武廟前爲樂樓余以爲真武棲心元妙必
不樂此遂移徙分建於戒諭亭之後東西各二架而增
大之以懸鐘鼓而宣政令也通記補修則有十以間架
計則九十其數雖多尙有缺者幸而來歲有秋重修東
西幕餘及西吏舍庶幾少完矣凡此修葺因舊規而增
新之未嘗得以改作其料物皆因時措置不敢科擾民
財其功役皆因在官而益之不敢勞民力故不怨而厥
功成矣數事旣竣非敢自侈其能况春秋有事必書姑

刻此以紀其歲月俾來者其有考焉

孝義縣重修南曹村普濟民渠記

明張日升

聖朝大政舉舉其於水利一事特注意焉既設郡縣以分領之又命重臣以總督之無非欲其水之大小凡可以利民者悉令築堰鑿渠以備旱潦而灌民田尤慮其職之舉廢無以勸懲故於律戒其官失時不修隄防懲其民則曰盜決河防俾人人趨所以利民而避所以病民者孝義古名邑也境內山川環繞水泉灌溉之利亦多西有勝水河舊疏潤民渠廣濟渠新開上原村渠賈家莊盧家莊渠北有行春河舊開號城渠柳波渠東有

汾水河舊疏王政村渠支峪河渠歷歲茲久率多淤塞
宏治改元仲冬予來知是邑明年春民有以故事陳者
悉與鄉人疏通之維五里許有渠曰普濟民者其源出
自西南七十里玉泉山下經流南曹村入勝水河東道
於汾其勢湍急隄防每爲所壞水利弗興況此村四顧
桑田千頃非資此水曷克有濟先時永樂間知縣劉祥
創修之未幾患大水隄堰坍塌遇歲旱民多病之越數
十年更代無常未暇有舉之者予於三年春詢其故事
急欲復舉親督工役不踰月而成纔經二載患大水河
防復崩六年秋二尹葉公蓮幕黃公鄉耆張能等詢謀

僉同先期黃公督工事將竣公出葉公代焉尋舊蹟而增築隄堰高厚倍於昔傍栽柳樹百餘以附之仍立分水日期於是渠道通流歷數載無崩決之患鄉民僉謂宜立碑以紀歲月予因民之自記者并及渠之兩岸民置田畊四至認糧石斗升合水程次第澆田頃畊村落散處贅陳於末圖以示將來云宏治十一年秋九月日記

辛文淵墓表

明任良弼撰

辛氏自勝國來爲石州巨族至太守公始貴顯公諱文淵字道深號東山曾祖智祖守中父憲咸嗣行義高於

鄉宜耀而晦。母李氏亦克配德。生子四人。公其次也。公姿貌莊重。慎簡笑語。喜讀書。輕貨利。公之兄嘗督公徵鄉貨。公曰。使弟不爲周孔。而顧使爲陶朱乎。且先人已沒世。忍使之終無聞與。時公年十五。始入鄉校。刻苦問學。爲士聞人。提學副使胡會稽。沈金陵。皆名知人。按試每首公。且布所試文以式郡邑。中成化庚子鄉舉。命與時奇累不捷於春官。遂築室於東山。人因號之。弟子從者日衆。公學益純粹。登宏治癸丑進士。冢宰耿公悉公抱負。欲置公科道中。偶疾作弗預。明年授大明府濬縣尹。濬大邑也。素難治。公嚴威寬仁。咸適厥宜。頌聲至今。

在王威寧嘗贈以詩有冰清鑑明衡平之句皆紀實非
妄言巡撫史琳首公薦剡未及擢而公丁內艱先是聞
母病卽欲解綬歸當軸不可焚香籲天願減已筭益母
壽及卒哀毀幾絕葬旣悉從禮不顧俗服除補順天府
固安尹固安亦難治又近京師多權倖懦者苦其撓剛
者輒羣矢而毒之公接之以忠信處之以公平衆始疑
終化倨者以恭未半年政聲流行巡按黃世經以公風
力聞於上欲署公爲御史阻於仇轉無爲州知州州庠
舊狹隘且傾圯公下車釋奠而嘆曰是誰之責邪卽拓
地築室輪奐翼然化美俗善於先有光秦尙書有記紀

其事巡撫張公紳巡按曹公玉交薦。越二載陞河間府同知。專戎務。值隳廢甚。公樹塲連屋。簡器練卒。纖悉畢燭。民咸怪以爲神。豪賊巨寇避跡他所。巡撫韓福喜曰。是可爲諸郡法矣。式於五府。以顯異之。值逆瑾擅威福。用飛語逮公。詔獄竟謫公廣東化州同知。公戒行李。無戚容。有勸公省桑梓者。公曰。旣以身許國。而又懷土。君子不爲也。抵境。廣之藩臬委公盤運州鹽。意欲濟公乏。兼脫瘴癘。公笑曰。吾豈以利害死生易其心者邪。竟之任。未幾復河南汝寧府同知。尋致仕。以御史薦復公官。改彰德。公欲不赴。親友力勸曰。害公者瑾也。公不起。欲

誰咎邪。始就職時。盜賊縱橫於山東。所至破郡縣。殺長吏。於萊州尤甚。銓部難其守。知公賢。推公知府事。既至。浚。湟。崇。雉。器。守。戰。具。信。賞。令。嚴。復。諭。以。忠。義。曰。若。等。王。民。也。理。勢。宜。勝。賊。縱。不。幸。亦。忠。義。鬼。矣。忍。跼。踏。於。犬。豕。邪。卒。獲。保。全。闔。境。以。寧。時。忌。公。者。據。要。津。或。勸。公。饋。遺。免。禍。公。曰。古。人。無。書。抵。政。府。吾。獨。效。時。輩。爲。哉。竟。爲。訕。復。致。仕。歸。鄉。里。爲。願。壽。會。與。耆。英。飲。陶。然。自。得。若。未。嘗。仕。者。一。日。動。子。長。之。興。南。遊。江。湖。舟。次。臨。清。病。卒。正。德。十。一。年。五。月。二。日。也。公。壽。六。十。二。娶。吳。氏。子。一。槩。義。官。柱。鄉。進。士。有。文。行。不。忝。公。後。累。葉。積。德。於。斯。亦。有。徵。女。

一孫男四孫女一柱奉狀來予求墓表予幸進士從公
後知公詳狀公門人張戶部所作者因爲之辭曰辛公
孝於母友於兄弟睦宗族嚴妻子世共知也然學不揣
章句而務得聖賢之蘊奧以故造詣深而涵養固執此
以往雖忤權奸蹈危險瀕死而不屈者蓋外之輕而不
易其內之重也是豈獨今人之所難哉可謂剛直之士
矣予以是表諸隧若夫隨官奉職易人之難此又公之
小試而弗克大施者命有遇有不遇又適乎時之宜不
宜也其阻於仇厄於權閹忌於讒佞邪正異好從古如
斯無足怪也無足怪也

贈君潛菴高公墓表

明閔如霖

正德十五年二月十五日邛縣知縣潛菴高公以疾卒於家。又明年三月二十五日葬於石州沙會村渠西平之原。其女婿之子兵部侍郎南川張公實爲誌銘。又三十一年而公之長子按察副使孟門先生以書來屬如霖爲文表於墓。公諱崇明字文昭以太學生受長垣縣丞。謙恭接士不畏彊禦豪貴人請託未嘗曲聽。上官廉而賢之委以錄囚賑饑公決疑平冤案無留牘賑卹有方疲人全活。又奉牒董築邑城以身率先民樂於趨不數月而雉堞樓櫓雄壯孔固已而旁郡寇起剽劫橫行。

所至殘破長垣獨賴公以全課最陞邱縣知縣長垣人
士垂涕遮道留不獲乃僉謀立碑記公功德且生祠之
夫邱山東要衝也時寇勢益張入邱界中百姓奔竄震
駭公呼諭以義親提劍登陴晝夜巡守金鼓震天地寇
薄城下終不能攻而去公治邱不尚威刑唯以德化而
獷悍乾沒之徒誅鋤不少貸舉無糝政邑有頌聲當道
擬慰薦之待以大任而公輒致政還觴詠之暇則課試
諸子講說經籍諸子咸以文著名孟門先生登進士授
行人歷陞兵科左給事中大名府知府以故公贈文林
郎給事中再贈中憲大夫知府配馮氏太孺人加封太

恭人有賢淑之行。宗黨儀式之。曾祖整。皆端純而隱。里中稱爲長者。父岱。景泰丙子舉人。授觀城知縣。贈監察御史。兄崇輝。義官。崇熙。都察院副都御史。崇省。宏治己酉舉人。崇慶。義官。與公友愛甚篤。子四。長金。卽孟門先生。先生直道彰於諫垣。仁政流於畿輔。遷兵備副使。持正不阿。有以私恨中傷之者。竟弗能爲。先生害先生。乃移疾乞休。吏部重先生才德。爲請俟其疾已而徵用之。上許焉。乃今撫臺監司交章累薦。且復大用矣。次全。次介。麟遊縣丞。次僉。三河主簿。再遷壽州吏目。孫男云。翺等十四人。曾孫維松等二十三人。各業儒。元孫二人。耀

煩幼嗚呼公族貴而德則茂也位卑而績則大也宜有以表揚之況如霖乃孟門先生門下士承命可無辭乎遂論次以刻諸石

增修城隍廟記

明張冕

城隍廟天下郡邑皆有之謂其有大功德於民也神之小而爲防爲水庸爲昆蟲猶虎猶得列祠祀而血食一方況城之高池之深百里封域之廣以袤也有神尸之禦災捍患保障人民者其功德不已卓然大邪神於民有怙冒之恩民於神有報稱之禮焉家尸之戶祝之非諂矣一飲食而祭之非瀆矣合一邑之人新廟貌而承

祭祀靈之所在顧可聽其敝陋乎孝義城隍廟舊在縣城西北隅創建於金末修建於元初我朝洪武成化中知縣郝思敬主簿成文貴義官張羽等再修之迄今四十餘年矣風雨雀鼠之所蠹棟宇傾撓甍甍破裂若將墜焉無以肅具瞻而起敬畏義官張公翫病之慨然以修葺爲已任乃謀於壽官吳公鸞協於大衆張首輸百金吳五十金大衆十金五金一金不等合得千餘金乃飭材鳩工諏日而興上木之役大殿五楹左右司廊廡二十四楹寢殿三楹左右廊廡六楹棟梁之敬仄者正之椽桷之腐蝕者易之楹柱之卑小者崇之垣墉之覆

敗者整之黝聖丹漆金碧重輝煥然倍勝於舊矣又病樂樓之湫隘無以陳歌舞而樂神聽也撤而去之更構以危樓三楹高三丈深三丈廣五丈有奇延閣棧道翼壁飛簷脊獸翬翬尾指雲漢遂雄峙於汾水之上而壯閭邑之觀矣工興於癸未之五月落成於乙酉之十月蓋三年云衆謂宜有文以記之予謂神秉陰陽參造化乘風雲乃變化不可測者烏能以形迹求然廟之修與否雖於神無損益而實有係於民之觀感也使歲久而坐視其敝焉風雨不除日星不蔽神且不能冠冕而臨之在上則崇德報功以人事神之道不幾於熄乎公之所

以不惜其財與力如此也予因紀歲月於麗牲之碑並
撰樂歌三章以侑祭焉歌曰畫棟兮雕甍革故兮鼎新
衣文繡兮佩珠瓊焚蘭桂兮薦藻蘋吉日良辰兮老幼
拜迎神威赫濯兮用鑒微誠右迎神脆管兮繁弦鐘皇兮

鼓闐俎列方兮豆羅圓搜山海兮具珍鮮民稽首兮座
前靈連卷兮眷憐右享神禮備兮樂終返旆兮紫宮驂雨

乘兮架六龍神眷顧兮民禧洪雨暘時若兮年穀豐千

秋萬祀兮戴神功右送神

汾東關建城記

明孔天胤

嘉靖庚子秋匈奴寇邊及我樓煩由是幅幘蓋亦有輔

車之戒唇齒之虞焉時巡撫大中丞中川陳公亟下令言備於未然斯無患其來今郡縣外無河山之險內寡藩垣之固柰何用戒不虞哉其議所以繕城郭築堡寨毋緩是時左叅政疊川於公方徙鎮冀南埋輪汾上式宏憲典爰理化機誅鋤姦穢照察隱微盜賊遠遁流亡四歸羣生和植百務允恢得茲繕城之議卽慨然語吏民曰是在我矣夫汾編氓十萬城中居者不及什一而占東郭外者殆十之三焉其勢三面當郡孔道其民市殷富然曠屏蔽何以示守焉故專爲一城以保障之宜莫先此矣遂檄州判馬君負圖等跡久湮之故址復強

占之原基定之表經載以繩約諭居民各以其力而修築之而太守張侯又新政而善作於是百姓欣然以爲爲己防患乃協心趨事併力獻工不閱月而厥城告完延袤九里有奇樓堞四望而森嚴視內制蓋翼翼如也由之諸鄉之堡亦次第以考成焉初議築時人或難之謂非千金之費全民之力竟歲之期弗克臻也然備物則因之民用力役則輸之本居成功則假之旬日是其舉事若甚鉅而其營則甚省其動衆若甚勞而其情則甚悅其就緒若甚難而其効則甚速昔人有築舍道傍三年而不成者志其渙也今其築之以爲民也故民心

一焉。築之以自防也。故民力齊焉。耆民雷景昇等願刻石紀頌公德。予因陳公之遠猷。列於公之惠義。著張侯之勤始而善作。及馬君之董理而不煩。與夫管執工役。分命視作之人。咸併錄於後焉。工起於庚子九月之季。落成於仲冬之始。明年辛丑六月上日而刻石。

介休縣興復西渠水利記

明孔天胤

縣東南有勝水。出狐岐之山。其流湛洋汪濊。實惟沃壤之資。力農之本。故通溝瀆。畜陂澤。則奮插而雲興。決渠而雨注。田惡可腴。而凶年不憂。蓋因天分地之自然也。然細民未知其利。庸吏闇於化裁。則水之用微矣。自宋

文潞公始作三渠分引此水灌田其東渠中渠則由東北灌浸北張宋安等村之田西渠則由石河而西經邑城鬻泮灌浸韓板等村之田百姓享其利其後石河壅閼西渠乃遂不流蓋近百年莫之能復焉今年辛丑之夏分守大叅政疊川於公行縣尋介子之桂樹訪有道之林邱觀風川谷問水郊原遂得西渠所由廢興卽召吏民而語之曰泉流之興以利民也而今乃湮廢如是夫石河之壅有不可辟者乎是則吏不爲民故行水失時地利有不盡焉其益治之哉乃顓命主簿董舉正興石河之役又命新任知縣董公宗魯督視之浚河深七

尺而暗構石隊於中袤二百餘步高三尺廣二尺有奇作十日而功成西渠之水遂復流如故焉又爲鑿泮池廣橋門用受新泌之流於是士民欣然謂公曰一旦而貽萬世之利知縣董君等以訓導呂萬里撰狀介生員馬璐高斌屬余爲記其事以表石章俾邑人世世有所考繹昔西門豹之治鄴也令名炳焉史起以爲仁智豹未之盡則有以漳水而不知用史起乃引之以灌鄴田鄴人爲歌今於公之澤溥矣介人之歌寧有已邪嘉靖二十年陝西叅議文谷孔天胤撰

張襄敏珩墓誌銘

明孔天胤

嘉靖二十九年庚申三月二十三日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南川先生張公卒於家卜明年辛酉某月某日葬時其弟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永石公玘巡撫順天乃先期以其從姪進士德化所述公行狀寓書於外史印曰子知吾兄者幸作銘嗚呼悲夫哲人其亡失我柱著顧其立德與功炳炳而在敢不銘公諱珩字佩玉別號南川世稱南川先生始祖和之自秦遷石故張氏家世石州焉高祖居會祖大全俱戢德弗耀祖讓贈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考文紳初封監察御史歷贈大理寺左少卿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母康氏

歷贈夫人繼母馮氏歷封夫人咸以公貴云叔考禮起家宏治中進士公八歲從授小學十四授易母兄時齋先生卽潛心性命之學敦尚儒行才章兼美焉中正德癸酉鄉試辛巳登進士第自癸迄辛益專力聖學者九年壬午皇上卽位爲嘉靖元年授試御史上疏請崇正闢邪以新聖政癸未實授陝西道監察御史清審京通鋪行奏革投充占役二十餘家給補負欠物價一萬餘兩尋奉勅巡鹽兩淮條上清理十二事綜覈利弊盡見興除如罷權奄掛號之例杜姦商請托之門乃其大者蓋正德以來權姦用事鹽法大壞至公始一釐正國課

之外歲得美銀一百三十餘萬解貯大倉大司農奏公
表乞旌勞得賜羊酒文幣有差又造運船以省荒年之
徵派清草場以來省餉之復業至於講學興禮問苦賑
饑所以敦士習續民命亶亶如也事竣廵按畿輔復廵
按陝西所至獎廉正絀貪邪察冤隱除橫暴在畿輔則
奪勲貴濫討之莊田而歸之民發武吏積稔之罪惡而
收其黨在陝西則正強宗驕橫之罪而訓典昭革奏帶
冒功之弊而名器審臨舉選最號得人窮邊下邑靡
不諮歷至於講學興禮問苦賑饑所以敦士習續民命
一亶亶如淮揚焉事竣部議超擢會外艱弗果壬辰起

復掌河南道振紀揭絃。臣益宏多時講官員缺。大學士方公薦公學行純明。補翰林侍講。公三疏力辭之。已乃陞南京太僕寺少卿。未幾轉大理寺左少卿。尋引疾告歸。居歲餘。召還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是時邊計久疎。公至。罷不急之務。汰無益之員。躬勵將士。融以恩威。慎審機宜。戰守無失。尤自節約。以弭貪競。忠信以倡勇敢。蓋凡所經畧。壹意安攘而已。故延鎮獨稱底寧。己亥。陞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尋取廵坐院。進階嘉議大夫。辛丑。偕吏部考察天下官員。多視公爲準。裁其年。陞左副都御史。會宣大總督之缺。廷推

屬公公上疏言鄉人不便從事遂以忤旨落職爲民癸卯召復原職巡撫寧夏凡所經畧安攘一如延綏時其年陞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公至總統方畧計出萬全居中調度算靡遺策大要以飭內治爲上廣德心爲本故其選將練兵整備設禦率以靜制動以逸待勞臨事決議必開誠布公無用智自私之意以故公威重如山岳惠流若江河云是時四鎮大吏如翁公萬達等皆一時鴻畧之臣無弗敬服公節制者前後斬獲首虜五百八十有奇生擒十一奪獲馬駝六千二百有奇夷器一萬四千有奇蒙璽書

金帛褒獎者三。乙巳陞都察院右都御史仍兼兵部右侍郎。丙午陞戶部尚書督理太倉兼管西苑農事。未任以延綏失利被繫議配慶陽。壬子召起用復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癸丑陞南京兵部右侍郎隨轉本兵之左。適丁繼母馮憂制終撫按交薦起用而公忽不起矣。公生於成化丙午十一月二十五日享年七十有五葬於山寺平原之新兆從公卜也。先是奏聞於朝以公功德允元贈工部尚書諡襄敏仍廕一子送監讀書其致祭造葬各遣官從事焉。甚渥典也。元配王氏累封夫人生子賢路娶車氏早亡女一適車珏副室楊氏。

李氏楊生子賢門殤女一適監生馮潮李生子平路卽
恩廕者聘綏德都御史孫公女賢路有子曰緘卽官生
公至御史歷太僕廷尉及中丞司馬皆簡授重殷罔弗
宣序而經制西陲之功久具大矣然兩陟再窒未究厥
勲其竭忠盡瘁而已者邪公忠孝仁明廉允剛毅涵養
定正踐履精實尤博綜羣籍眇觀衆有而體當於一源
故所出功行文辭不愧古人生平樂取人善尤好指誨
後進泊懷遠度淵淳山峙令儀令望邦國之典型人倫
之師表云所遺有恩光絲綸錄心學圖南川紀年奏議
文集各若干卷傳於世系之銘曰在昔貴立厥維德功

德由學懋功以德崇維公純備精典博通以事以業宣勤亮忠侍史僕射命滋益恭綏彼西土式遏寇戎文武是憲實司馬公進庸兩室望出遂終人爲公惜公罔時恫謚贈徽顯曰襄司空再廕厥嗣俾世克鴻景行坦坦高山隆隆銘其費朽曷其有窮

新甓汾州城記

明孔天爵

夫城何言新甓也尙於舊也舊畚土而築而今包之甓也汾城古西河地其勢阻山帶河稱要害其城方廣千六百丈高三丈二尺蓋王制百雉之軌云隆慶元年丁卯北寇至攻石州城破遂憑陵我疆堡寇退乃大議繕

城三年已已增高於舊一丈六尺然宿土暴見築壓則多塌於是分守左叅政張公分巡副使董公劉公更議所以甃之乃命官計度其事有五一日定功以包牆五十丈爲一功四面各八功通定三十二功計用工匠八百名夫七千二百名二曰定料以牆廣一丈高四丈八尺爲率定甃及石條石灰爲數各如干通用甃二千四百二十四萬枚石條四千丈灰萬車三曰定直計甃以萬石條以丈石灰以車爲率直銀爲兩各如干通用銀萬九千有奇計匠以百計夫以千爲率工食爲兩各如干通用銀七千二百有奇而餼廩犒賞之費居外四曰

定財計照糧起夫照夫徵銀出銀募夫而不用其力率以糧十石編夫一名名徵銀三兩凡以徵民兼之帑羨通得銀之爲兩二萬九千有奇五曰定委計功三十有二每功委官二員富民一名通用官民九十六人分管造作而州正佐二總管督視凡旣備矣以五年辛未二月興事適張公陞去左叅政紀公分巡乃申畫董正至六年壬申告有成緒其甕城之未甃濠隍之未挑者復次第綜理至萬歷元年癸酉六月告完其雉堞聯延樓櫓相望什器儲侍填委錯陳其上隆崇寥廓日薄星回其下盤紆鞏固環隄夾渠其周圍四面削成均毗截業

卽易謂設險詩言崇墉蔑以過焉至其說以使民一勞而永逸義以制事小費而大成其爲民社之計誠甚殷矣郡中因屬爲記外史氏曰昔楚使公輸班攻宋聞墨子之據而謀解是公輸之善攻不如墨子之善守魏武侯詡山河之美而吳起折之以德是墨子之守又不如吳起之善故起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豈偶然哉夫天下之事忽於豫非智也畧於備非仁也怠於成非勇也當是時其修政教之紀乎其講府兵之制乎其舉團練之法乎其精器械乎其廣儲蓄乎其重官守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得其人萬事理不得其人失之千里明

明廟謨固迪之久矣。是役也。知州甯策議其始。同知夏詔判官邱思敬總其事。知州鄭逢時理其中。知州周鐸纂其成。而同知劉輪判官高魁吏目陳邦佐皆與有勞焉。夫春秋之法。君舉必書。茲其大者記。

寧鄉縣新遷儒學記

明吏部尙書喬宇

寧鄉縣本漢離石縣地。今屬石州。舊有學在縣西城下。面山背壑。陂陁峻側。弗稱厥觀。歲遠傾圯。日甚且素乏。科以議者。恒欲改圖之。久未決。嘉靖丁亥歲。監察御史穆君相出。按晉陽。惓惓以興賢舉廢爲務。於是太原知府黃君卿。督知縣張軾。訓導曹昌具以白。君君欣然報。

可曰學校不修則士無所景行而民不知方何以出治是誠不可已況改遷出於人心所同厥績易成爾尙擇善地用安厥土時提學副使劉君儲秀議以克合命軾輩卜日祭告鳩工聚材相地於縣之東南高爽疏塏芟刈荒穢別畚新土規制宏麗輪奐炳如凡爲大成殿六楹東西廡各二十二楹櫺星門四楹戟門四楹宰牲房造酒房各四楹殿之後爲明倫爲兩齋堂之後爲饌堂爲尊經閣各四楹側爲倉若庫若號舍凡五十楹後爲官舍凡三區區爲屋各十六楹戟門外爲楔二曰靜修曰致遠六廟兩腋爲射圃爲儀門聖賢像設及諸庖廩

祭器俱次第就緒是役也本於邑士夫與好義者翕然樂助以資財力豐足公帑無耗創立於嘉靖戊子三月十三日訖工於是歲閏十月三日僉謂穆君所以嘉惠吾民者深不可不垂示永久乃據陽曲縣知縣崔廷槐所述事由遣庠生靳堂王愚不遠數百里請文刻諸麗牲之碑予辭弗獲爲之言曰聖人之道在天地間萬古如一日爲上者以是立教則導民宏化沛施至治之澤爲士者以是爲學則業修德進以有成孝弟忠信之行茲學肇遷敝於數十年而修於一旦固人才蔚興民俗敦厚之始也推而廣之殆不止於掇巍科躋膺仕而已

章縫衿佩之徒自今而後其尙致力於學以無忝作人
興教之意苟居於斯聚於斯若傳舍塗路然由之不知
習矣不察而無振起策勵之功則廟學猶夫昔也所謂
徒取觀美者亦奚貴乎改遷爲哉寧鄉之士可不知所
勗哉用書以爲勸若分委其事者典史孫賡訓導吳宗
仁義官史宗紀生員張錦而下凡若干人則附書於碑
之陰

寧鄉縣增修城池記

明張珩

嘉靖癸丑東鹿賈子迪受簡命宰寧鄉下車卽屬士大
夫而告之曰某自都城聞庚子歲北寇由神池入嵐石

及寧蹂躪甚慘。今欲休養疲敝之民。預爲保障之計。何如。僉曰。明公念及於此。誠禦寇保民之急務也。吾屬無慮矣。越二載乙卯。會欽差整飭石隰兵備。雙石葛公面縛寇謀。譚知酋長俺答。欲伺秋深再舉。檄郡邑長吏。務深溝高壘。爲民捍患。令曰。此有司所當日夕皇皇者也。遂銳志荒度。羣黎咸奮。百工胥勸。甫六月而厥功告成焉。僉議太學生王子棟。庠生王子希道輩。執進士劉子有誠狀。逾石勾文。時余習靜山中。久疎鉛槧。但重茲舉之關於安危甚大。乃揖王子輩於雲巖精舍。按狀以質之曰。今天下之憂在寇患。安攘之策在戰守。詩美干城。

易利弧矢不知令經畫城垣也果如狀東西倚山爲險
因河爲池環市雉堞雲樓崇閣曲圍爲足拒寇乎王子
曰此形勝之故今增修如制矣又不知令登陴誓衆也
果如狀彌弩負輶足伐寇謀鞬整枹鼓堪褫寇魄乎王
子曰此土俗所未諧今下令徵集矣余曰古謂善守善
戰者雖有金城湯池帶甲百萬若無食與信兵家謂之
虛不知令果如狀義積之食足共晝夜更番之衆恩信
之孚可收緩急效死之心乎王子曰城守者闔邑之軀
命也信義者人心之固存也今令一鼓而民罔有不勃
然興者余復訊之曰城守固善矣四境之內皆赤子也

不知令亦巡歷郊原相地據險教民爲堡寨除戎器在
在堅利可保無虞否乎王子曰此皆憲司所頒條格也
令嘗出舍而經畫之斯亦足恃如城守然余聞之而歎
曰寧隸於石惟輔車相倚往歲寇薄石城危如累卵旣
退未聞有爲善後之計不得已倡義鼓衆仕者居者各
輸貲有差大加修葺之勞屹成難犯之勢至今恃以無
恐者吾儕所自爲也今令遵憲度寇才畧務切庇民其
績誠可尙已斯舉勒石紀之亦足覘上之凡利於下者
必不能忘使冀北一路郡邑咸若時地方不有裨益哉
昔余按畿課士識令有折衝之材尋薦京闈筮仕疲邑

今觀作用若是則其素養豈不益徵矣夫稽東有王忠
毅者在明初守正不撓以靖寇保民特進勲階士林推
重令若德邵前修追襲芳軌所詣胡可量邪近建議者
因倭寇跳梁欲慎擇守令復古寓兵於農之意令非其
人與敢以是復王子若夫城之沿革里丈高闊及財用
之需區畫之善董役效勤之人備載舉人陳子謨碑故
得畧

孝義縣官署題名記

明劉大觀

孝義舊無題名碑予自嘉靖庚戌受命吏茲土卽歷訪
前吏姓名欲礪石爲司馬公韋弦計乃詢故老稽往牒

得某人而下若干人上焉者莫之可考也已遂以不備
爲較迨今甲寅又閱三載復懼及今不錄則愈久而愈
晦也後之視今不由今之視昔邪乃卽其知者刻之虛
其右以俟來者嗚呼縣治之創昉於曹魏元初兵毀地
覆前無可考宜也乃明興百八十年不見有是焉謂非
闕典與雖鴻人達士揚烈垂聲如唐令楊仲昌氏曰不
假是石爲有無而循名責實勸善懲惡爲中材計者又
豈可以終無邪觀斯石也其慎之毋使觀者得以指摘
而致懲焉或亦相成之一道也是爲記

旌表孝烈坊記

明孫陞

明興百七十餘年治教休明民物康阜文學理法之士
彬彬然其盛矣而純孝懿行不概見於天下得孝且烈
者表而異之豈非皇朝之令典所以勵行風世者哉嘉
靖辛丑歲邊關不守蒙古擁衆入太原橫掠石州甚慘
時郡守暨鄉大夫士協力登城防捍乃張舉人鈞憂惶
彌切北嚮垂涕詢之謂父居城北別業不知寇至存亡
未保有不諱鈞無死所矣閱四日寇退民舍燔燬虐焰
尚熾亟奔出城親友勸之弗聽北至董家灣遇零賊數
騎射中右肩墜馬褫其衣乃分鈞服令鈞還負痛獨行
夜宿南村憤惋莫能寐乃旦聞變首數觸地幾絕益狂

馳至水井埕父被害已二日收殮抵家踴躍悲號窮思
極憤不能言矢毒內崩竟弗可藥巡按童御史漢臣以
聞旌其門匾坊曰孝烈嗚呼志士耿耿一念格天地日
可隨戈石可沒羽慤然孰能禦之始張君奔出城冀得
救父否亦蚤奉父櫬歸葬萬萬無他慮所以冒撓賊鋒
至死不悔乃今稱孝且烈信然張君鐵面修髯長軀偉
狀望之知爲驍雄丈夫積學有鉅識倘獲用世必能爲
國家樹大勲庸乃邁閔阨悲夫然孝烈之名永曜不蝕
扶翊綱常有賴矣君肩子舉人洙從余遊饒有父風徵
文鐫石追憶先忠烈公之變使非大慙速平聖明御極

余幾何不殞絕以從先公如張君也哉茲聞張君事願爲秉筆然感愴不自任其何能文

廣惠樓記

明劉有誠

吾邑距邊疆不數百里素罹寇毒闔境恐甚嘉靖癸丑夏東鹿賈公迪來宰是邑越乙卯刑政修明大舉役理葺我城池濬渠增堵傾堊繕完樓臺亭直戎器備除壯觀且固堪爲一方保障戶部尙書南川公丙午鄉進士陽山公紀事甚詳嘉乃績也已而兵憲葛公縉文移所屬郡縣各於城北門駕樓閣像元武神以爲怯寇計守令罔不爲命丁巳歲余以仵運餉歸里樓適落成桴櫓

飛雲琉璃爛日。圖塑森嚴。絢綵渥浮。美矣哉。敦役楊大
訓張宗顯郭鉉楊士廉衛君愛王憑數過予。懇請爲之
記。余惟天地間無處無神。元武之實。漫無稱稽。指爲非
神者。褻如必。世人所傳者。幻蓋北方之正神。不假形像
而自存者。以正驅邪。退寇奚疑。爰諾其請。旣賈公集賓
於樓。余亦與宴。時溽暑。煽威鏢金。煉石憑虛。倚空浩蕩
無涯。觴流三五而止。爾乃兀然危坐。送目四極。諸峯峩
峩。千章鬱蒼。翔飛而鳴者。禽鳥也。倏忽而變者。風雲也。
悠洋而逝者。流水也。余默然若與道契。有魚鳶飛躍之
趣。公循欄容與。遠眺近睇。凝眸者久之。惻惻如有傷也。

指掌而示余曰。偃然而鋤禾者耕夫。踴然而採桑者蚕婦。皆吾赤子也。吾與汝肉共食。綺其衣。消清暑於危樓。挹薰風於紈扇。其烜蒸尙爾。此夫此婦。誰爲之庇廬哉。因酌余而歌曰。瞻彼南嶺。藝黍稷兮。炎炎夏日。田工卽今。嗟我盤餐。農夫之力兮。瞻彼田疆。冉冉桑桑。有女來只。採葉盛筐。載絲載錦。爲我身章。余亦爲公壽而歌曰。嗟彼耕兮。嗟彼織兮。胡缺乃衣。胡乏乃食。民之父母。其心孔盡。其心孔盡。民惠我德。於是衆客次第稱觴。且歌且飲。歌旣闋。瓶亦罄。日杳杳其西匿。而賓主歸矣。公遂益加振厲。慨然以仁民爲志。卜築後舍之東。圃題曰後

沙州府志 卷三十一
樂識先憂也。公餘輒退處靜思。庸究實惠。省刑薄斂。春
補秋助之政。且行矣。予欣然遂記曰。神人理一政善則
人和。人和則神悅。神人胥悅。寇奚足畏。公之成斯樓。正
將廣仁民之政也。豈曰盡聽於神哉。因以廣惠名樓。是
爲記。

永寧州重修儒學記

明學道袁隨

永寧舊石州。雖地邇邊徼。而國家文明之化。流鬯遐洽。
士遊黌序者。彬彬稱盛。科不乏人。隆慶丁卯秋。邊騎壓
境。城墮守大肆殲焚。仗義之夫。守節之婦。蹈水火而殞
者。不可勝紀。士罹鋒鏑。百三十人。見之有慘目怵心之

狀事聞天子軫蒼生之念易名永寧擇吏守之時李子
春芳以兗州貳留署保德茲又改太原署永寧乃憫艱
恫隱百方綴輯諸闕廢者急要而序理之謂學宮燬圯
士失其業首意率興遂仍貫拓址收遺增植所補修者
計三十楹有奇大成殿更爲廊潤臺級森戟圍欄楚飾
一新陳構飾加徃模又置神位具邊豆收經籍給巾服
學校之事完繕靡缺已巳秋予歲試掄稍知藝者補弟子
員幾及數三之二士皆喜其殘敝之餘而值此更創
之舉亦駸駸有嚮徃志李子來請記予謂此亦時數改
革之會不可以弗識乃言曰爾諸士遊茲學其知建設

初意哉。嘗考周禮學校教人之法。惟成周爲獨詳。自鄉射飲至。勞農訊獄。受成獻馘之禮。無不在於學。不獨訓之德藝已爾。故人材之盛。俗化之隆。雖且兎野人。咸腹心干城之侶。矧羣士誨育者哉。自是以後。學雖代興。而教之意浸失。其失不惟罔志於武。而論文者。亦擷浮挾藻。挾冊獵名。期僥倖於有司之選。而求兼才鴻畧。洞然於忠孝之義。足裨世用者。不能常得。佔俾之業。徒資口吻。且不能翼城守而衛鄉閭。又奚望其他。且效用策勲。萬里之塗哉。審如是。則國家興學之意。有司作新之功。胥有負矣。諸士其居業而思之。學成於戊辰夏。記之者。

庚午春正月之吉

永寧州縣城記

明胡櫟

城曷爲而軌之謀久遠也今永寧非舊石州乎自昔隆慶丁卯遭寇陷易新名伊時非無城也城不足恃斯羅橫厄耳省會大臣憫地方之變具疏請於朝曰永寧當三晉西鄙之衝業已殘毀城非環土之築可保宜易之以軌天子曰可令如議行諸執事奉命惟謹調工度費相地限時期底厥績經始於萬歷三年六月落成以七年九月大都供需之重發自藩儲擘畫之詳專責守土城四圍基用石壁頂耽牆悉用軌計千二十丈高計四

丈城門三門樓角樓八敵臺鋪房各二十六懸樓六十
二馬道濠梁各如式所費錢穀夫匠料物備載公移城
旣成一方遺黎瞻依憑藉始有樂生興事之心不可無
紀也予因感今思舊喟然太息曰九邊各設重鎮畜養
士馬凡以衛民也今寇騎一入民輒受禍則將與兵奚
賴哉持邊籌者方且日繁興作朝議築臺暮議增堡龍
荒萬里塹山堙谷盡欲操畚鍤樹樓堞以爲一時觀美
偷安之謀初不謂邊庭宜戰內地宜守向令移築邊浮
費繕腹裏諸城邑省增餉贏餘休養吾民俾自爲守寇
小犯責兵直挫其鋒寇大舉命將互擣其穴聲勢相倚

臂指相援萬一深入民胥登城清野高堅可恃足保無虞亦奚懼驕寇之憑凌哉嗟夫既往不咎將來可追今城誠堅矣敗亡之後人戶凋殘室家離散勞來安集之方所以宜先致意也戎器未除生理未復勸農講武之法所宜先亟圖也市廛敝則商旅不行倉廩虛則饑羣無救賑資積儲之政所宜兼舉而不容緩也他若慎盤詰以防奸人明法令以禁暴客減徭賦以恤困窮益民兵以增戍守敦禮教以回風俗賢司牧者悉心注措不遺餘力庶幾聲名文物之舊可望漸復也昔人云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則政有經而民可使矣不然瘡痍未起

繭絲如故雖有崇城誰其守之予不佞綢繆過計有言
必盡如此後來者諦觀於斯勿謂常談則予郡士若民
其永孚於休乎是役也部院兩臺公祖楊公魏趙公孔
昭方公達時與公兌鄭公洛朱公茂崔公鏞高公文薦
賀公一柱孫公代田公榮賈公如式黃公應坤本道司
府公祖徐公行張公夢鯉秦公吉士張公大道王公子
惠房公如式喬公應春梁公式張公修吉李公春芳州
主父母先劉公祐高公光陳公嘉謨與今許公天球皆
於城工與有力者悉書之記

新城南上堡水禰廟記

明劉蓋臣

余村自昔建有水母廟蓋灰南東柳二泉資上中下三
堡灌漑資賴靈長之德有以利濟無涯歲時報享之宜
也顧神向無主名意水爲天下之至柔有母德焉故以
母道事之歟維廟宇日就傾頽衆懼無以妥神之靈也
相約整修解囊不吝衆志維勤凡費白金百兩工不市
月煥然增美於前於是父老畢集旣焚香奠神蓋臣乃
通告之曰茲水賴神之靈吾三堡三分其利每分三日
週而復始次第輪流向無爭奪誠恐日久弊生致水澤
有不均之患非但人起訟端而神其馨此黍稷乎僉曰
願子孫世世守此舊規若有違者唯神殛之因記斯廟

之修而并勒諸石以垂於後時萬歷八年春仲也

臨縣陳侯石砌城隍記 明雷應志

臨之治屬於山西太原府而其城肇於金之大定我朝
洪武二年繕仍舊址至正德辛未始增置外城然崇不
過丈餘闊不盈數尺亦藩籬之形跡耳非保障之策也
壬子高廣其制第以距東一面川原平敞正寇賊躍馬
之區受大河衝決之害歲傾而歲葺之官勞心民勞力
雖智巧百出莫可施其計也河南賀侯嘗築隄以防之
矣而崩騰者如故關中吳公嘗砌石以城之矣而崩決
者如故編枕挑壕鑿渠引流無歲不然民之生業盡廢

自修葺以來歲計丁夫之費已至百萬餘金而百姓迄無寧宇每歲二月興工之際逃竄避役者扶攜塞道臨爲太原庶富之鄉而今困敝若此以修城之役所致也幸際陳侯來蒞是邑明敏果銳暇豫以應旁午之政廢墜悉爲興理乃集士紳耆老親詣衝流要害之地而告之曰徒濬河漕築沙隄真以有限之民財填無窮之鉅浪耳無怪其工之不成也莫若爲大石以砌高隄而蟠根以護其基而堅固以完其縫斯可障狂瀾而東之此一勞永逸萬世無疆之休也侯毅然任之不爲羣議所搖凡規制之力日期之限用度之數靡不計算周悉且

夙夜程督始終無倦甫期月而隄成再踰歲而功就如岡如陵水之泛漲者屢至而不愆其行工始於萬歷丁丑之三月越戊寅之九月告成沍寒之月息役實計一十有四月告竣侯諱舜道字希孟新槐其別號也保定府興安縣人績難以悉數院道旌章紛馳疊上凡國家難剖民情召侯至而立判之能聲籍甚別有功德之石汾州西關建城記

明侍郎王緝

夫保障之道莫大於金城湯池若據要衝完形勝尤金湯萬全之計顧兩端俱備輿圖所難乃今汾郡兼得之汾古西河地彪卜雄峙於西北汾曲潏洳於東南山河

之固由來植美第宗藩繁衍風俗競奢器中藏事外飾靡靡無度致使北虜窺伺延頸垂涎往昔之虞無論已迨隆慶丁卯秋遂大舉入寇路徑石州攻破之徑抵汾州雖大城有備無敢近而郊垌村落不任傷殘夷考其來則由偏關夫晉北邊境其關有三中寧武東鴈門其勢皆與雲中相表裏寇犯而顧忌尾後多不深入惟偏頭一關孤懸西陲一失守則犇突長驅興嵐而下險無可扼汾城西面首當其衝識者有隱憂焉謂宜城守西關以遏其鋒又謂東北南三關俱有城軍民安堵大城亦倚之堂與藩籬中外相制獨西關不城是四肢闕一

形勝弗完矣。我郡伯白公之守汾也，不期月而功德懋著。頃者軫念地方爲久安計，正在經營，適大叅知梁公以分守下車。仁政鴻猷，若合符節，遂建議爰白兩院，創建此城，仍移守備兵馬，駐劄訓練。令甫下，晉掌臬司張公繼政，先後協心，肇自九月八日，至次月八日，卽有成緒，週迴三里許，共五百六十八丈，基廣二丈八尺，頂闊一丈四尺，墉崇二丈五尺，加以雉堞六尺，通計三丈一尺，其方如矩，其峙如岳，墉外壕塹二丈，俯深仰高，益巍然矣。墉之隅有敵臺共四座，門之旁有護臺共八座，隨臺鋪舍共十二間，守望擊柝，咸得所依，蓋匪特規制森

嚴而布置更周市形勝至此完矣要衝於此據矣乃白
公慮遠思深城外濠塹並城內田糧悉與開除催科之
阡陌轉爲寧靖之間閭宜聚者之日庶也梁公諱問孟
號靜齋河南新鄉縣人張公諱一霽號襄野河南睢陽
衛人白公諱夏號道南河南潁川衛人同知州事王君
專董其事經理綜覈日無虛時其功亦不可泯王君諱
登雲號澤菴陝西高臺所人

汾州府題名記

明侍郎王綬

汾州府舊汾州也聖主初升爲郡汾故西河地州蹟有
祝融城而陶邑實隸焉州秩旣不能制兩藩子姓且訟

獄經道府途寥邈艱往來又與靈石接壤監司分總職事互諉故魏中丞以設郡請制特報可汾改爲汾陽縣而孝義平遙介休仍其舊蓋以太原之永寧寧鄉臨縣平陽之靈石沁州之沁源武鄉凡爲州者二爲邑者九內絡晉陽外控林胡體統尊嚴巍然稱重鎮矣太守盧公首蒞是郡與郡丞白公郡倅于公司理劉公法宜有題名記夫二千石之任鉅矣置貳設糾參錯爲理又何容易并冀際二百載熙平而汾郡正當更始創丕基以開後軌俾嗣仕者曰某也循某也良咸仰止而則效之以貽十一城休烈詎不於新治大有光哉召伯甘棠之

勿剪何武去後而見思芳名實自今兆矣不佞敢先齊民頌且用以俟來者

新設汾州府碑記

明禮部右侍郎馮琦

萬歷二十三年五月二十四日山西撫臣允貞上言汾稱州所從來久然於地寔不便州有兩藩邸子孫以千百乘勢嚙小民持吏短長州吏權輕不足示彈壓不便一其地商賈走集民物浩穰俗用奢靡相高訟獄滋煩凡大獄經道府始決往返論報數百里疲於奔命不便二邑於州名爲屬寔有輕州吏心州亦不能自持其體撫按有所咨問皆署其考上上晉中直隸州凡四諸錢

穀法當互稽覈而叅佐瑣尾不足稱任使不便三汾與永寧近當路塞石州之變岌岌震於鄰故汾設守備有警移住永寧永寧隸冀寧道汾州隸冀南道兩地故多盜事發和議不便四臣竊視其山川形勢與人物畜產名雖州其實郡也臣請遂建爲郡設附郭邑而割太原之永寧寧鄉臨平陽之靈石沁沁源武鄉皆隸之臣謹與督臣按臣議以爲便昧死以聞制下部議戶部尙書臣俊民議曰汾州在先朝數議改郡迄無肯任之者撫臣允貞擔荷甚力汾隔永寧踰黃河接延安榆林屹然爲扞蔽於西陲臣俊民晉人任其議必可行也請遂改

汾州爲郡設附郭邑及割諸州邑屬之皆如撫臣章制
口可名府曰汾州縣曰汾陽乃設官郡守及貳倅理各
一人縣令丞簿尉各一人乃建學宮設博士廣諸弟子
員乃建長盈倉乃建府治自堂序及廡舍凡四百十楹
改故州治爲汾陽縣治乃擇良二千石視事與百姓更
始擇良監司檢察非法董治之於是藩邸約束諸王孫
導導奉法諸州邑政令皆稟於郡民有訟獄皆就其郡
取衷相維民是以和內拱偏關外聯絡塞上稱重鎮焉
是役也後先費金八千二百有奇金取諸權稅力取諸
薪粢一錢一役勿以煩民凡八閱月而竣始終皆中水

魏公爲政云。旣告成事。魏公請歸養。疏三上。上不許。而會廷中見推。擇爲廷尉。爲少司寇。疏入。久不報。上若曰。今天下撫臣。爲國計久遠。謀事見本末。不以險易易慮。無如魏中丞。中丞經畫塞上。拊循吏民。方有緒。若始之若終之。事事其有成績。若建茲郡也。嗚呼。上意深遠矣。是役也。始與中丞合詞以請者。制府尙書蕭公。御史劉公。時公黃公也。咨議則布政司萬公。方公。叅政甯公。薛公。經理則叅政麻公。汾州守盧公。而太原同知武君。汾州同知白君。通判于君。推官劉君。皆與有勞焉。法得並書。史臣琦旣記其事。爲之詞曰。惟晉之雄。被山帶河。厥

河惟汾。泚渫揚波。古有名城。控其上游。或郡或州。亦有建侯。建侯維藩。鬱彼椒聊。或饑而枵。或盈且驕。惟汾之民。士女如雲。輶輶殷殷。訟滋而焚。自石之戕。烽火相望。民用震驚。乃飭乃兵。乃治乃城。崇墉言言。乃增其郭。百雉連連。中丞來宣。原隰膺膺。疏請于朝。易州而府。于藩于臬。爾謀既同。既同爾謀。荒度爾工。乃室乃堂。乃庠乃舍。乃立泮宮。多士思皇。乃劃疆土。錯壤而理。如臂於指。則惟所使。言察其屬。以莫不肅。如車有輻。皆共一轂。匪劬匪勞。有此安宅。總總下民。靡不手額。在昔彊宗。恣其武健。今且斂手。奉天之憲。在昔質成。千里而赴。其在於

今不離跬步。昔議爲郡。屢議屢格。豈其今日乃言底績。嗟彼宦遊。再歲而遷。誰以歲月計千百年。誰其尸之。惟魏中丞永利是營。大猷是經。經之營之中丞之謀。匪中丞之謀。天子之休。羣山北走。大河西來。千萬斯年。惟保障哉。

汾陽縣題名記

明蔡成巳

寓內治有題名舊矣。記題名者。憲實也。夫名實相須。榮辱永永係之。嘻。可懼乎哉。汾陽縣舊汾州也。汾宗踰閑。民健訟。回視有汾沮洳之俗。霄壤矣。蒞斯土者。誰不艱之。撫臺南樂魏公爲汾計。改府疏入。旨可以汾陽附焉。

若時有百務倥傯文移旁午官卽夙夜拮据兢兢憂恐
供職不遑且強宗刁民率沿舊習藐法度輒令就之約
束中難哉余乙未冬月三原調繁來宰斯邑欲爲記不
果今年冬余僚友高陵劉君永寧祿君僉曰縣今新建
乏題名脫或不記吾儕異日名泯泯矣余曰嘻可懼乎
哉輒思之人心有清議在至曰某良士某不肖嘖嘖口
碑詎俟異日而始臧否之邪則斯記也洵不可已焉者
諸君曰唯唯若淬勵之無忝厥名期與諸君共勗之

建汾陽縣儒學記

明禮部尙書余繼登

萬歷二十有三載中丞魏公撫晉之明年請改汾州爲

府設汾陽縣以附之。移州學爲府學。而汾陽建學設官如制。詔可。於是中丞公檄冀南分守叅政麻公督同知白象知縣蔡成已相郡東關巽隅得地一區。長八十丈。闊四之一。諏日鳩工。飭材庀具。中爲大成殿五楹。南角房各四楹。北角房各三楹。大成門三楹。外爲名宦鄉賢祠各三楹。又外爲櫺星坊者一。右爲明倫堂五楹。上爲尊經閣。東西齋房各一楹。居仁山義門各一。儀門一。東西號房各十楹。儒學門三楹。後左爲敬一亭三楹。右爲啟聖祠三楹。又後教諭訓導宅各十六楹。前爲泮池。其城雉對峙者爲青雲坊一。費取諸撫院酒課。暨修府支。

剩餘銀。夫役取諸民壯。於百姓無與焉。計物與價。計工與值。價無濫值。工無曠日。經始於二十四年七月。至明年三月而工成。費金錢二千四百有奇。役竣。麻君以中丞公命徵予爲記。予旣紀其歲月。而復申告多士曰。學以明倫。自三代至今。未之有易。非不欲易。以窮理盡性。此其本原。化民成俗。此其要務。不可易也。子夏老於西河。非汾人所嚴事者乎。彼以文學稱於聖門。而其所謂學者。不越父子君臣朋友之事。後乃有高談性命。妄稱頓悟。其流之弊。至謂人倫爲幻景。惇倫爲鄙事。此學之大蠹。而兩觀之誅。所必不赦者。汾士生於賢聖之域。卽

服聖賢之訓。天性醇朴。必不惑志於邪術。此無足慮。然不慮諸士之有惑志。而慮諸士之無定志也。以子夏之賢。心志不定。不免入聞聖道而悅。出見紛華而悅。而況於後之人。孔子十五志學。三十始立。四十始不惑。不惑始定立。未可以言不惑也。是豈旋致而立效者邪。青衿之士。羣聚學宮。誦讀孔孟。其志孰不欲爲孔爲孟。紛華靡麗。與接爲構。又蕭然靡執矣。此不定志之故也。故曰。隱居以求其志。求志者。求定其志而已。諸士方隱居之時。學宜無先於此者。志於道德。志於功名。原無兩念。道德虛位。功名實用。用之而正。功名亦道德也。孔子思東

周顒子問爲邦何嘗厭薄功名彼以功名爲可厭薄者爲世之一切就功名者言耳自予通籍而靜觀功名之士或趨勢或趨名或朝附勢而暮附名或陰爲勢而陽爲名此其人百巧百慧自倂必得卒之有得有不得爲世所指笑惟定志之士不然目無勢心無名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已効功不言已能世或信或疑或巧排而思中官或升或沉或齟齬而不通惟獨立獨行一意而不變若中丞公是也諸士觀其訓士與其服官者而其志可識矣夫士也旣已俛首受書自異於凡民柰之何志不素定以至隨時上下如波流頽靡宛轉無一

特操哉。此士之恥，而教之不明也。予繆典三禮，職司教化，憤邪術之汨士，而士無真心一志爲國家分猷念者，故思與諸士共圖之。詩曰：視民不怵，君子是則是效。予不佞，無足爲視者。諸士而思則效，有中丞公在矣。中丞公名允貞，大名府南樂人，麻君名溶，寧國府宣成人，及諸有事茲役者，法得并書於後。

魏公生祠記

明王宇

辛丑之春，時當大計，山西巡撫都御史魏巡按御史趙巡鹽御史汪交章薦平遙縣知縣魏廉善可風。上嘉獎之，課最還職，治化益宏，民心愈勸，咸謂永沐洪庥矣。無

何以內艱歸闔境士民莫不悲愕皇皇焉如赤子之失慈母扳轅泣送者連絡數十里不絕旣而相與議曰公雖去矣公之德澤在人心者終不可忘盍建生祠祀公庶少寄涓涯之報於萬一耳一時捐貲相助者無慮數千百人衆白其事於守道左叅政劉因俞成之遂度地於太平興國觀東構正堂過庭各四楹廂房各三楹門寢堦垣咸備不數月而厥功告成堂之中肖公像四時致祀朔望則瞻拜其宇下凡入公之祠睹公像者則思公之德不置至有感泣弗忍去者又相與議曰祠雖建矣不勒記於石將何以垂永久昭來禩乎因托介請記

於余余幸接壤公治聞公治狀最詳姑撫其大者公諱學徵號忠軒陝之咸陽人以乙酉鄉薦筮任平遙下車之始一以剔弊維風懲惡又善爲已任且其秉性清潔毫無所染裁冗費革行戶閭閻供億之擾十去其九先是奸蠹橫恣以至侵欺百端飛詭萬狀種種爲民害公至登其尤者重懲以法餘悉許令自新而百年之弊習盡洗縣俗好訟甚至捐軀破產而不顧者有之公惟諭以曲直俾自悔愧不罰片紙狡焉者悉皆易慮矣時遭歲稔呼庚癸者萬口嗷嗷公乃深加軫念捐俸煮粥仍勸富室輸粟以賑濟之其所全活者不可數計又給穀

助民使開渠道或分中都麓臺二河或引汾沙二水以資灌溉鹹鹵盡爲沃壤歲可常稔事聞三院翕然稱善遂刻入三晉救荒政冊永爲遵行以成萬世之大利是以蒸黎樂業貢賦易辦縣糧五萬餘石甫下令而畢完非其大效哉至如修學宮以新士志建常平以廣儲蓄藥局設而民登壽域保甲嚴而奸宄潛跡是皆本愛民之實心行惠民之實政以力追古循良之芳躅者也故歷任猶未及乎三年害已無不除利已無不興而百姓頌德院道旌能比其去也宜民之感而思思而建祠以祀夫豈有私於公哉乃一念愛戴之誠弗容自己焉耳

況公裕養經濟大用有期將沛膏澤於寰區流盛名於
天壤爲我朝名臣自有太史紀錄太常議祀其所樽俎
而尸祝之者寧止乎平遥之民爲然哉余因樂爲之記
以告夫世之司民社者

重修汾州府治碑

明知府崔士榮

汾故州也因宗藩難治政府彈壓之凡事苟完廳事儘
有可觀守倅住宅則促矣家眷儻多至難居處予稱慨
焉稽庫有餘金請於撫臺白公允其請用千餘金買民
居十丈闊與治等又用五百金建樓一座東西房各三
楹三廳亦如之頗稱衙宇庶幾苟美哉嗚呼可已而作

之者迷民者也可作而已之者厲民者也既爲府治令其淺促卑隘何以示觀又值歲荒令民就食用其力而救其饑豈不良便乎作於是年四月落成於夏末董其事者經歷郃浩仁也

重修寧鄉縣儒學記

明禮部郎中王編

皇上承乾履泰久道作人文教翔洽彬彬稱盛蓋三十年所矣以余謫桂林也承乏儀曹道化汗隆與有其責頃緣風教漸蝕士習漸窳附大宗伯條上事宜荷蒙俞允頒行天下嘉猷更始有能廣勵功令嘉意賢關固其所樂聞也寧鄉有學厥惟舊矣近洛南張公會一恢飭

余亦嘗辱一言以紀歲月頃之西廡旋復告圯議修者譁然逮至主者竟難之今年懷仁王公以瑞城亞尹奉劄代篆值歲祲兼前政多所闕失比封之內訟獄煩興所在蕭條公至恤民隱剔吏蠹簡訟清刑輕徭戢盜而諸所稱塞狀甚悉聞廡廟不葺故曰押櫨何矣償我徂前後復徂我將縣官何賴卽捐俸命役鳩工庀材財匪帑需力罔農妨撤其敝壞而繕完之櫺星中外卓成麗觀博士弟子程先生輩謀所以永公勛也徵余爲記余不佞竊爲古造士於學三代其盛乎庠序學校之爲名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爲倫典謨雅頌卦爻之爲

誦縞收鞞紳琮璜琉璃之爲佩服透池歌擊之爲容聲
而諸學士大夫類能舉之逮而衰也師之誨與弟子之
學並束於經生之制呻吟佔俾以希一旦之青紫目若
望洋心搖搖若懸旌卽孝友睦婣任恤且不知爲何物
奚學之足云諸學士大夫類亦能訾之乃至於今而極
矣夫遠不能舉三代我高皇帝定鼎之初制詔天下州
縣立學羣之師儒且廩餼之文教濃郁人文倍出垂之
鼎彝烟焉宇內屬者詔釐文體申飭士行天下翕然嚮
風猶有以爲誕我者彼且焜傳注甚而左袒竺曇矣彼
且湫程度甚而白眉軋茁矣彼且分以內置不修囂然

炫於程墨之外甚而憑藉宮牆恣行脂臆矣而且攘袂爲敢鼓噪爲義而且武健示俠而且建言示豪而且設局封已而且捏造點人雍容俎豆之側跳梁尼父之教嗚呼簡書在前月旦在後踰越若此誰其馴之茲又學士大夫不足訾者也夫王公修學誠不溺所職矣多士幸際明時欽承訓典胡不夔爲聖道自修此身由詩書踐迹古人而於彝倫日用斤斤不骭尺寸則世道人心終必賴之異日者出菰蘆應弓旌爲明天子所倚重將經以治事文以飾政行以維世勲在社稷功在旂常名實騰湧光昭日月上不負國家所儲育中不負王公所

修飭下不負一已所稭養而秉筆紀績者亦有榮施矣
哉昔范無擇修袁州學記之者李太白天下至今兩豔
之余不佞雅非其人王公盛美不在無擇下余所爲獮
纓而搦管也王公諱誠一河南永城縣人懷仁其別號
云

甘泉溝水利記

明張惟學

邑古臨州地山多率嶺嶺岫田率墀塌坡坳故山田多
崎嶇無暇畛以疆理川田雖平坦無溝澮以蓄洩無暇
畛則不能受水無溝澮則不能用水縱使隨地皆水亦
何利焉臨邑湫川北自興縣而來自縣南三交又西南

折而出大同磧口其閒千溝萬壑之水會歸於此而入
黃河自前至今無人治之以興其利西浙諸葛侯蒞臨
邑見山田川田之均不得其利也乃勸疏渠築壩引水
滋田之制其渠道之深與寬相等其隄堰之高與厚相
等度地以分區區分以畦塍植以粳稻乃以隄堰逆其
水以渠道公其流引而注之于南晦曲盡水利法故邑
人效以播種耕耨而歲得豐登民歌大有昔人作三石
人以止水漲作五石犀以壓水精鑿山分三十六派以
灌溉田晦與製木龍以殺水怒見汾水暴漲築大隄植
柳萬株以堅隄防以禦洶湧皆因水以興利捍患而一

時蒙其惠利者也。今侯治臨，因水興利，人無旱乾之憂，田有嘉禾之慶。侯興水利，利民明德遠矣。較之昔人，亦何媿乎。

鸞鸞泉水利記

明王一鵬

初邑民溫恕等爭鸞鸞泉水利，聚訟有年，不能止。余蒞任，未閱月，上官命平此訟。以息爭端，卽詣泉所，召三河父老，遍問致訟之原。謂昔時水之所至，地卽灌之。今豪強之徒，視爲利藪，往往多壅斷謀，故有有地無水，有水無地，諸弊。有地無水者，自來無買水券，不能引水溉地。旱則苗稿，有水無地者，自來有買水券，雖無地可澆，得

以市利於是訟者四起矣余以爲地者糧之自出水者地之資生糧與地不能判而爲兩則地與水能分而爲二乎因與民約曰自今伊始不論水券之有無惟旣輸水利之糧卽當按程分灌後凡賣水地者水卽隨之不
得賣地不賣水賣水不賣地復循夙弊如此有水無水皆曉然於人之耳目縱有豪強之徒亦知法之畫一無
所施其狡獪寧不貧富相安爭奪可息邪父老聽斷之
下無不稱便乃與主簿浦君命書吏取水地圖籍與民
砵券校對計畝分水仍註諸冊使不能紊亂大畧具矣
而巡按御史文公謂水地與平坡糧之輕重遠甚冊中

尙未昭悉。且買水買地。百姓各爲世業。今日驟爲更張。民情果帖然服邪。輪澆之法。向先自下而上。今仍如舊邪。事屬更始。不厭詳審。余復按冊稽之。自萬歷九年。清丈地畝。就見在水程計水地二百九頃六十五畝有奇。每畝水糧八升一合。共水糧千六百九十八石而贏。又自萬歷十年至十六年。接續更正平坡沙鹹地爲水地。十一頃二十九畝有奇。加水糧二十九石而贏。今復清出水地四頃二畝有奇。加水糧八石四斗而贏。較之九年清丈時。溢出水地十四頃三十二畝有奇。水糧三十八石而贏。仍解豐贍庫存儲。倘國家有加賦之條。民地

有陵谷之虞。即可絕長補短。無庸重累我民。更有本非水地。私買水程。計地十三頃九畝有奇。仍改平坡。申詳各上官。訖。既關民利。不得不勒石以記之。而灰柳二泉水地二十三頃九十一畝有奇。水糧百九十三石而贏。水程二十三程十時。并載入焉。至灌溉之法。自下而上。自昔良規。不能易也。

創建城臺記

明李文郁

常聞聖人爲戒。必於方盛之時。故秦之復隍。豐之日中。易倦倦焉。臨西北近邊。往歲外藩款貢。西隔黃流。天塹二十餘年。邊無牧馬。農徂其野。士庶方恬熙相慶。我邑

侯古瀛常公憂深慮遠不憚艱勞築南北二臺甃以甃石繚以周垣房各十五間令其中可容千人南臺中屋匾曰有備堂左柵曰齊心防守右柵曰協力折衝中一大池名曰待渴取以逸待勞以近待遠以飽待饑之意北臺中匾曰無侮堂左柵曰未雨徹土右柵曰先霜戒冰池亦如之每臺蓄器械什物不少缺焉夫當今盛際凜凜如對壘處心積慮寧可尋常測度邪昔姬公賦鴟鵂尼父稱知道周情孔思孰有如公者其工始於丁酉四月至八月而落成區畫盡方勸課合矩民不稱疲財不稱耗後必有採拾所聞以傳之史冊者茲姑紀其始

末公諱時芳字允桂直隸交河人

卜子祠記

明錢以塏

先賢卜子夏衛人講學西河爲魏文侯師其終老於西河或復歸於衛史未之載也河津有子夏墓芮城亦有子夏墓而孝義縣西有三子墓三子者謂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是益荒唐不可信而通志並載之乃臨洺則亦有子夏墓云夫世所傳古蹟大抵出於傳會有好事者創其說復有好事者傳述之而其後遂不可辨一遇博物洽聞之士考今訂古徒滋一笑而已矣雖然五方之人性不同曰某所某奸佞之所居也則怫然以爲辱某

所某聖賢之所處也。則欣然以爲榮。爲榮爲辱。不言而
問。然是卽可以徵人性之本善也。彼夫埋魂委骨。邱夷
陵毀。石馬嘶湮。豐碑卧草。蓋不知凡幾。曾未有稽其姓
氏。攷其里。居官爵。而爲之歆歔。憑弔者。乃若先賢一抔
土。微茫疑似之間。遂若信之切。慕之深。勃然動墟廟之
思。優然有羨牆之見。此一念也。謂非可與爲賢。可與爲
聖之機也哉。

重修虹霽橋碑記

明馬初登

汾水出自太原。入於河。其汪洋數百里。深澗旋轉。以至
余邑之西南谷口。若歸國門。際聖明。一瀉浩瀚。奔騰滿

注其兩岸之山氣氤氲如蒸山麓有長橋卧於波上余
嘗憑高遠望見若神龍翔舞而來水天蕩漾而應虹倚
銀漢彩見雲端亦一方之勝槩也堪輿家謂太原一川
之脈關關於斯信不爽云然形勝之說儒者不道吾獨
美虹霽一橋蓋晉陽土易汾水善潰倏忽遷流橋梁罔
功故斯所徑非舟莫渡惟此谷連山參差土勁多石是
以泛濫橫肆之勢至此若聽約束而津梁不受衝損若
乃秋水時至萬頃一碧地勢冥迷泥沙決裂舟楫不運
深淺難測彼汾一方嗟限南北斯橋獨以天邊一虹通
全省之血脈是非太原一川之脈關關於斯實太原一

川之脈疏通於斯也。而橋斷而石殞如斯人。何鄉耆衆糾首等威。有利濟之意。共爲扼腕。道士李常靜苦練身心。遇修葺頂踵從之。故協力經營於今年三月告成。計圯之日僅半載餘也。又增碑坊二座。如左右翼。起三官廟於西以鎮之。余嘉數父老及道士之功。爲全晉利賴無窮也。故爲之記。

靈濟祠寢室記

明王文清

余遊仕南北。履跡幾遍。未見有爲華君祠者。吾州前輩進士于公諱坦。特勑州南城外。余年未舞象。嘗呶唔其地。見祈藥者。徃徃得紅白丸。更摩娑壁上神馬篇而誦。

之欣然竊有異焉。及常感痰症喘嗽。怔忡。幾不可保。家貧不能延醫。先母宜人。日夜撫而哭之。予亦若瞑目長往者。魂夢飄飄。忽如入華君廟中。見一道人。癯瘠藍襖。方解衣捫虱。余前揖道人。命之坐。從衣縫中取一紅丸。爍爍有光。卽以手納余口。曰。吞此可以立瘥。及醒。沉疴頓失。精神如舊。有頃。余兄亦語余曰。夜夢華君饋爾升粒。信哉。其爲神力之所療也。越一日。先母攜余至神所。謝曰。吾兒後日富貴。當爲神立寢宮。復再屬勿忘。逮余叨冒至今。每念先母之言。泣而雨血。天啟丁卯。從南部休沐。卽欲闢地授工。柰大殿獻殿兩廡頽圯正甚。余曰。

前殿廢而寢室將焉用之於是先理前殿金碧琉璃煥然畢舉崇正庚午余以差歸始捐金爲舊願計諸鄉友亦協力助之正北砌甃窯三空上建祠三楹內列神像下砌小房二間大殿後餘空地一區欲蓋呂祖洞尙有待未果甲戌余從天水罷便卽神所廟祝請余爲記余曰昔陸賢病篤感神僧之入夢而病尋愈杜熒死已七日夢董表以藥沃之遂立甦余德不逮古人而華神入夢於貧寒之時則神之佑我亦殷矣神生時每遇人疾或伐骨破髓或洗腸刮胃療治神奇爲千古醫方之所不載不幸爲阿瞞所中而其術遂不傳然神靈顯異則

萬代如新也。余不暇撫拾其事，卽以余證備記，敢忘神力乎哉？時先後督工，并助資姓氏，例得竝書於後。

冀南道兵備副使王公平寇碑

吾冀之南鄙，賴國家福，牧寧無事。戶二蒼殖，鷄犬之聲相聞。有康衢擊壤之風，蓋二百六十年於茲矣。往者關中震鄰，言竊有杞憂，無何賊王家印以萬衆渡汾水而南。千中秋七月，賊遂以十數萬衆綿亘百餘里，壓高都而西。子玉帛厭而去嗣，且月一至焉。沁之南暨邑東西，賊建號樹幟者不一而足。或以萬計，或數千。旣揭竿，脅從者且十五六。至若上黨汾水，亦不啻幾過。於是聖

主遣大將軍率偏裨凡若而人更敕大中丞親履行問少稽再以嚴旨切責邊司馬輟宣雲水視其事又再遣軍容日夜督察罔少怠先是旣飽賊公私如洗賊十五六過兵尾其後者數如之王申秋稍有獲初尙謁歷供億父老子弟更相勸勉曰此二百餘年纔有今日爾敢愛其餘悉索敝賦以充壺漿不幸大軍之後又以災告賊氛旣未衰減我師興發未已瓶罄罍恥可柰何且大將軍建旗鼓來者凡幾易偏裨而下材官躡張各率所部冀厭厭欲未易更僕數然縹緲發縱之機愚闇未知所屬格格不相能而文武遠近中外之間叩顙不靈軍

客奉簡書赫然居其間吁難言之矣往者芹池之捷賊已踰吾邑而西五六十里時偏將軍領二千之衆旣越富店問誰督之令其啣枚而返殺千餘級賊遂鳥獸散乎龍泉之捷賊已數萬據潤城白巷恒舞酣歌曹將軍出賊不意殺賊數千除墮崖塹而死暨所獲婦女無算計先後大小之捷茲爲首功賊膽裂於龍泉之戰後不復飲馬於沁陽問誰督趨大將軍卷甲而趨夜發高都行百餘里賊驚從天而下也流寇禍始關中強半叛卒日者踰關逃伍嘯聚鞬鞞間效尤家印問誰曉譬禍福以千金犒首從遂下馬投戈感恩圖報後皆得當以報

究不至逆叛之害而反受撫之利乎冀之南守與巡各
畫地而治若農之有畔也誰能左右畫朝潞子而暮汾
水拮据卒瘁奔走永寧石樓閒三交坪豪子原督率兵
將大小數十戰所殺虜過當不以代庖卸擔者乎郡縣
被兵者二年餘矣納履踵決正冠纓絕茲其時矣兵至
之數與賊相當供億之苦亦等焚掠問吾父老何以不
怨年來芻餼無算丁抽畊稅應命如響懷誰之恩感誰
之義而令子來如茲也軍容之役吾未之前聞也一切
上下之文率功令所不載往者豪傑之士且曰吾有拚
此鷄肋爾今中外多故簡書在上諸守令勢不得強項

曰吾視此冠組土苴也問誰調停其間曰吾赤子方在
水火我爲父母不救焚拯溺而區區爲倔強之故自矜
豪舉乎將受命則忘其家援枹而鼓則忘其身茲且驕
蹇無人禮至擁絲肉得所掠媚靚諸於繡闥以見兵使
者又偏裨而下半以廢閑從志在玉帛幸則躡其功罪
無所歸問誰駕馭之貪者驕者狙詐者究皆束於文法
得奏寸尺之功而我卒借其半臂也宣雲非無事之地
也大中丞臨全晉賊豕突狼奔東西無已時更風雲之
變將在呼吸年來倉卒機宜邊司馬御史大夫直指使
者皆從容受成於誰氏之手軍興旣無惟正守令從事

卒不至襟肘及羽書旁午牒誅倥偬率從稟誰成也客
兵之害蓋從古記之矣豈惟兵諸大小將領有事而至
吾土皆客也年來往返之積殆不啻百萬矣此百萬之
客誰爲主人令去來無恙且令得奏膚功也不寧惟是
辛未水峪之役賊以數千僭號九龍窟穴於茲盤據五
百餘里匪朝伊夕矣有司匿不以報當事者即知之曰
姑有待爾使此賊尚未授首當紫金諸賊跳梁之秋東
西響應上黨高都皆此賊駕輕就熟之地一犄之一角
之踞太行之脊進戰退守恐今日尚未得朝食也誰爲
從薪之謀毅然搗其穴不幸而中伏芒額中創者至再

三事幾殆矣奮臂再呼渠魁授首遂犁其庭獻俘於闕
曾未幾時西賊見告我遂得一意攻守無東顧之憂也
三晉有事三年於此不爲不久其閒兵民上下中外文
武璫弁之際憂乎難以覩縷矣卽御史大夫將軍且三
易焉又其閒朝更夕易者不知凡幾獨使君幾幾於後
先久近卒奏破斧之歌此豈爲苟且之政徼倖萬一邪
使君諱肇生山東掖縣人以司農郎奉勅而來頃賊遁
河以南秦楚騷然朝廷復簡少司馬陳公奇瑜節制諸
省仍以使君監其軍竹帛鐘鼎之勲方新未艾也

介休縣繕關廂記

明劉正宗

三晉夙稱天府。爲中原必爭之地。而介邑適處衝衢。且商賈四方輻輳。邑屋萬家。不得不深保聚計。況今流寇多出沒於此哉。初隆萬間。蒙古屢警城。旣以石爲基。易土以軌。稱完固矣。而城外東北二面向有土郭。北人稱爲關廂。未之堅厚。卽欲繼城而修之。衆以力竭而止。因循至今。大半傾圯。倘不及時規畫。其何以壯外而固內。然資以數萬計。國家當用兵之候。帑藏不盈。藐茲下邑。何敢復傷度支。而謀諸閭黨道旁之築。訖無成功。可奈何。維時侍御張君。獨慨然告衆曰。柰何以萬世利。徂目前自阻哉。願出千金爲紳士先。復上疏云。臣邑當三晉

之衝。土城非百年之計。守城必先守關。修關勝於修城。關之弗守。卽金湯屹屹何益。臣雖寒素。當捐金首倡。以共保此一方。疏入。天子可其奏。乃下詔勅撫臣詣邑。召富室計議。於是人咸急公。工亦畢集。經始於己卯仲夏。爲高爲厚。俱如城制。雉堞翼如。樓櫓相望。厥長千一百丈。有奇。用白金四萬而贏。至癸未八月告竣。侍御乃徵余言以記之。余按春秋有築必書。凡以興萬世利。非憊輿情而破隅見。無以堅厥志而勸厥成。是役也。中丞斷其議。卽郡守邑令董其成。而不吝千金抗疏首請者。寔惟侍御張君之力。侍御邑人名煊。戊辰進士。餘若員外。

郎董君直愚共計斯役者並宜泐於左以爲衆志成城之勸